

张爱玲·未了情



◎[美]李黎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ww.js-reading.com



美·李黎 著

张爱玲·未了情

「曲会终，人会散，而文字还在，故事因之延续，记忆因之而永生。」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爱玲·未了情 / (美) 李黎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399-3674-1

I. ①张… II. ①李… III. ①张爱玲 (1920~1995) —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9193 号

书 名 张爱玲·未了情
著 者 (美) 李 黎
责任编辑 刘 霁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30 千
印 张 5.25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674-1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流言·私语·传奇

把这本书里的文章，大致按照时空和性质分成三个部分，就发现标题全是现成的——张爱玲早已拟定妥当，不用我费心构思了：就是“流言”、“私语”和“传奇”三辑。

第一部分是寻找张爱玲的上海——或者说，是我追寻探访张爱玲昔日上海的足迹。正因为张爱玲，上海对我才有了另一重文学乡愁的意义；近几年来一再回去，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到上海，都像遇上她不同的写作与生命过程。明知张爱玲的上海年代是我永远无法进入的过往，却正因为时空的错置，实景与文字的今昔对照，那沧桑无常之感才更形强烈。然而最强烈的还是文字：是张爱玲用她的文字让人看见，甚至听到，六十年前的月亮和月下的流言私语。

美国加州则是她的另一世，以及最后一段人生路。加州的张

张爱玲其实已经不复是文字的张爱玲了，我去旧金山和洛杉矶她的“故居”，其实连凭吊也算不上；只是身在加州，总会感到时空上我和她拉近了一些——也仅只“一些”而已。那两座她曾住过的公寓大楼，一北一南，在明媚的加州阳光下完全不显岁月痕迹；想到上海那几栋陈旧疲敝的故居，方才明白了加利福尼亚是没有沧桑的，因为不是她的故乡。她在北加州的雪泥鸿爪和南加州的孤绝隐居，是她的文字之外的另一种“私语”吧。

第三部分，传奇，却不仅仅是张爱玲一个人的了——没有胡兰成，成就不了她这一部分的传奇。前些年因为偶然的机缘，竟能登门拜访胡兰成的侄女“青芸”——胡春雨女士，亲聆当时已九十高龄的老人第一手的口述故事，获得了有关胡兰成、兼涉及张爱玲的宝贵资料。青芸老人生动地叙述许多从未为人所知的往事，才澄清了几桩历史悬案，印证了早先阅读文本时的一些疑问——比方读到朱天文引胡兰成说“张爱玲虽然冷淡，却是有侠情的”，“侠情”两字岂是能随便比附，想胡兰成必有所指；我读时只以为是指托他营救柯灵一事，岂知竟还另有隐情。

人虽已去，茉莉花茶未凉，沉香屑也依旧点燃着。正如二十年前那部影射张胡的电影《滚滚红尘》主题歌说的：“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李安的电影，《小团圆》的出土，张爱玲不但没有被遗忘，她和胡兰成的传奇还在世间流转。《失色之戒》和《对照〈小团圆〉》两篇，其实不仅只是影评和书评，也是将作者文本与世间交织的耳语传奇作一个“对照记”吧。

张爱玲的传奇还没有完，也完不了。

正是因为张爱玲，才带到了胡兰成。我之本意原非翻寻胡的历史，只是张胡二人生命里那段短暂交集，却成就了其后漫长的文字风流，委实让人难以搁下。

胡生在江南，茶桑水乡半读半耕的小户人家，自小到大眼里笔下都是什么日月山川，明亮而荡滢；张则完全相反，生于官宦世家却目睹没落衰败的坏空过程，眼底笔下尽是幽冷的月光，埋伏着疯狂与死亡。这两个人的相遇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故事：若非那个新旧交替的无常乱世，胡不致有大起的机缘，张家亦还不致没落至此。两人原本并无相集之机，竟能相遇结交乃至结发，原是个动乱时代、孤岛世界的传奇。然而浪荡才子与落难小姐纵是有“执子之手”的缘，终究没有“与子偕老”的份。

便是在吃也看得出：胡自称不讲究吃，朱天文记他在台北住隔壁每天过来吃饭，简单饭食也吃得津津有味；张爱玲则写过：小时一家人吃饭，就只她吃出鸡汤有怪味，一问果然是病鸡，她不免得意自承嘴刁。读《谈吃与画饼充饥》就看得出她在吃上有多讲究；她给朱西宁的信里撇清说明自己对吃是“最不会撑场面，不过另有一套疙瘩”。张爱玲像安徒生童话里那位公主，二十床被褥底下的两颗豌豆也感觉得到那疙瘩不适。胡兰成却是可以随遇而安继之而留情的，颠沛造次于他原是最自然不过，写到初初定居上海过那般寒伧日子，也全无委屈之意。难怪张爱玲的食衣住行，看在初识但早经世面的胡兰成眼里，虽简静却无来由地华贵到令他不安。

可能是异极的相吸吧，这样两个人遇到一处，能擦出火花却

注定不能久长；也正是那短暂的交集之际，纵使岁月并非静好，现世更不安稳，带出来的却可能是两人最静好安稳的部分——至少，那段日子是年轻的张爱玲人生和创作最美好的时光，就像胡兰成记下的一个三月艳阳天，两人亲密地同乘一车，漫天飞舞的柳絮扑发沾衣，“人世都成了仙境”。如此良辰美景，真真是须臾无常的华丽缘啊。张爱玲把她当年仓惶辞乡的心情记忆写成《浮花浪蕊》，而我却是在人逝物非之后，还试图追索还原那个春日柳絮纷飞的如梦景象……

自少年到中年，我的阅读的人生里先是遇张而后逢胡，这些年来算不清反反复复读了他们多少回，兼之涉及相干或不尽相干的书籍篇章更是不计其数。对张胡二家，于文，我是心存无限感激；于人，却是从来未曾想过刻意找资料、作研究。但身住张爱玲驻足最后一程的加州，有意无意间总会勾起故地情思；而近年频去上海，更觉时时处处张爱玲的文字记忆扑面而来躲也躲不过。付印前夕重读这些文字，就像是检阅一个时代的烬余录；集成此书，感觉既是偿文学之愿，也是负历史之责。

李 黎

2010年夏，于美国加州斯坦福

目 录



前言 流言·私语·传奇 1

辑一 流言

浮花飞絮 3

苦竹 30

石头记 37

冬日之旅：从爱丁顿到重华 45

辑二 私语

苍凉的手势 65

孤岛传奇 68

离席 71

海上花落 73

四十年前的月亮 78

萝丝玛丽 86

辑三 传奇

关于《今生春雨·今世青芸》 93

今生春雨·今世青芸 97

失色之戒——李安 VS 张爱玲 128

中与西，实与虚——对照《小团圆》 138

浮花飞絮



前年冬天，我为着在上海新出的书而上了几个媒体节目。其中一家电视台，除了访谈还要“出外景”——那位年轻的女制作人知道我对上海旧建筑有兴趣，就带了我和摄影师到外滩去，沿着黄浦江边走边谈。之后她说：“还有点时间，去长江公寓，张爱玲故居吧！”

其实这座位于黄河路六十五号、旧名“卡尔登公寓”的长江公寓，并不是张爱玲当年在上海的生活和写作中最重要的故居——常德路上的爱丁顿公寓才是。可是既然制作人已经决定了，加上时间有限，长江公寓就在近处，去就去吧；反正剪辑之

后，顶多几秒钟的镜头就带过了。

这座公寓楼房可真够老旧，听说就快拆了。进了公寓门厅，门房显然经验老到，一见我们便要阻拦，制作人装作找人就直冲进电梯；开电梯的女工更凶，逐个儿问要找谁，一听是三〇一就知道又是找那张爱玲的，硬是不给按三楼。制作人偏不理她，领着我们跟着五楼的人乘上去再走下来。结果虽然找到三〇一室，看着也不大像——本来张爱玲对后来这居处并不大提起，内部想必也经改过。我在室外长长的走廊上东张西望，不防竟有个小阶，一脚踩空跌跪在地；幸好冬衣穿得厚，只左膝跌肿一大块。事后我自我解嘲道：祖师奶奶素不喜人打扰，这番又惹恼了她，不就是略施小惩吗？



去年春天清明时节，我再去上海。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久居上海的表弟领我看他愚园路旧居，并说张爱玲的常德公寓也不远，可与其他几处地方一并看看。他正在进行一桩研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他旧居附近社区的建筑及人文史。我们约在愚园路江苏路口碰面，那一带也改头换面了许多，表弟却有办法用叙述和形容还原一些面貌。

沿马路拐进弄堂，我们就可以从容欣赏弄堂里的老建筑了。他对这一带熟极，细细告诉我许多故事。他的旧居亦靠近我亲人的旧家，七〇、八〇年代几次访上海时也来过，然而那时注意力

总被亲情分散而且来去匆匆，从未像这回纯粹抱着欣赏的心情与眼光。这才注意到这一带建筑的墙饰、窗前熟铁雕花，都颇有装饰艺术（Art Deco）或新艺术（Art Nouveau）风格；细部常有意外的精美，而整体也还看得出旧时中上等里弄的齐整。小雨时飘时歇，嫩绿的树梢绽放着鹅黄小花，美得好无辜，像是未经人世沧桑；其实如许自然景色，六十年前与今朝亦应无分别，只不过物是人非了。

这些小巷都有来头：七五〇弄“愚园新村”原为康有为家产；还有一条至今依然非常隐蔽的七四九弄，原来敌伪时期人人闻之变色的特工组织“七十六号”几名要员都曾住这里：李士群住六十三号、周佛海住六十五号、吴四宝住在最底的六十七号。吴的宅第最为深藏，不仅位于弄底，进门还先得过一门洞，尔后劈面又是一堵墙壁，整幢住宅只留一个入口，还须数级台阶而上。这些人仇家太多，自然须防人刺杀。因而想到张爱玲的《色，戒》，不过据说是男主角原型的丁默村倒并不住这里。

当年吴四宝、李士群相争，吴死于李之手，而后李死在日本人手下，胡兰成《今生今世》自己写来亦不隐讳是他为吴报了仇。这段江湖黑道加“谍对谍”的好戏，高阳的历史小说《粉墨春秋》渲染得更为精彩。

再走走就到了愚园路东端头上、常德路和南京西路交界处的常德公寓，即当年“静安寺路、赫德路口”的爱丁顿公寓。到时日已西斜，这儿的门禁比长江公寓森严得多，大门深锁，访客非

按铃根本不得入，难怪聪明的节目制作人不来。这样的门禁在一般公寓很少见，也可见住户被张迷们“骚扰”到忍无可忍的程度了。我站在门外路边照相，两名年轻女子走过，听到其中一个低声咕哝：“……张爱玲的。”好似见怪不怪了。

我提议从此步行到胡兰成的故居“美丽园”——从前叫大西路，现今延安西路三七九弄。当年张胡二人在这两处之间走来走去，倒要体会一下距离有多远。未料一路车人混杂、兵荒马乱，越过宽阔的延安西路时更是狼狈不堪。我笑说那时路况若像今日，张胡才不会步行来去呢，张爱玲首先就吃不消。表弟说从前这段路堪称雅静，静安寺一带虽闹热，西行至大西路即渐趋僻静，在梧桐树荫下走走，应是十分写意的；而今拓宽、起高楼，自然面目全非。

美丽园虽旧，还是残存有欧式洋楼的气派，想象得出昔时高级住宅区的格调。在巷里兜了一圈，胡寓到底是几号也弄不清，随便找一家顺眼的在门口立此存照。此时天已暗下，忽然心生惆怅——这个下午行过的一带，基本上一直到八〇年代还是原貌，却是这一二十年的大变化改变了过去四十年……

雨又细细的飘下，我们走进一家叫“红宝石”的西点咖啡店，各叫了一杯咖啡。表弟燃起一枝烟，我们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此时却好似不知从何说起。回顾这一下午走过的，不只是几条马路几道弄堂，更是几十年时光呢。

我长年远居海外，原本并无心作张爱玲文字以外的研究；这

些时只因频来上海，平日随兴走走，不经意间也会遇上触发联想的地方，常起时空错置白云苍狗之感，却是未曾动念想要追寻什么人的足迹的。没想到我虽无心找他们，一些陈年旧迹却迎面而来。世事就是那样难料——



夏天正准备再去上海，动身前表弟来电邮，说查寻研究资料之际有些意外发现，对他无用，但我或可能会有兴趣。原来春天那趟行走，我惘惘的惆怅他看在眼里，下回查找原新成区庙弄及乌中路一带资料时，顺便翻了翻常德公寓和美丽园的相关材料，想或许能满足我的一些好奇。到了上海见面时交给我，打开看着不禁有些呆了：因全是第一手资料，很像无意间看到别人私密的东西——尤其有关张爱玲的，一时竟有些无措。

首先是张爱玲在爱丁顿公寓的户籍：“常德路一九五号内六〇号；十区十三保十四甲二九户”；户主是姑姑张茂渊，祖籍河北丰润，教育程度“大学”，业别“商”，服务处所“新沙逊洋行”，未婚。侄女张爱玲的业别却是“其他”——可见“作家”那时还非职业呢；当然也是“未婚”。不知为什么张爱玲的生年填错，写成民国七年（应是九年）。照表上写的年龄推算，此表当填于一九四五至四六年间，应是抗战结束后，上海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建立的规范户籍。

至此，张爱玲迁出爱丁顿公寓的确切日期终于有了证据：民

国三十六年（1947）九月十日“全户迁出”。比照胡兰成《今生今世》写的：

张爱玲住过的公寓，我亦去了。我几次三番思想，想去又不想去。明知她亦未必见我，我亦不是还待打算怎样，而且她也许果然已经搬走了。但我到底没有顾忌的上了六楼，好像只是为了一种世俗礼义。到得那房门外，是另一妇人出来应门，问张爱玲小姐，答说不知，这家是六个月前搬来的。——《临河不济》

胡去时是一九四八年三月底；六个月前，正是一九四七年九月张爱玲迁出之后。果然一点不错。弟弟张子静也说过：“一九四七年六月她写信给胡兰成决绝之后就与我姑姑搬离爱丁顿公寓，迁居梅龙镇巷弄内的重华新村二楼十一号公寓。……那幢公寓外观远不如爱丁顿雄伟，室内也小得多。显见姑姑与她的经济状况不如以往了。”梅龙镇酒家我去过，那旁边的巷子乱糟糟的，张爱玲怎住得下？难怪要搁笔一阵——当然，那时正值时局动荡之际，无论大局还是自身都处在悬宕不安之中，也难为她了。直到后来（张子静说是一九四八年底）搬进派克路（今黄河路）卡尔登公寓三〇一室，姑侄一人一个套间，在那里张爱玲写成了小说《十八春》、《小艾》。

有趣的是户籍记载同住有一位三十出头、籍贯江苏吴县的女佣王阿秀，婚姻状况是“有偶”，身边带个十一二岁的儿子王玉坤。

我一看，这岂不正是《桂花蒸·阿小悲秋》里那位苏州娘姨丁阿小和她儿子百顺的原型吗？只是男孩填的是“失学”，不像百顺虽留级了还是每天去上学的。小说里阿小的男人是个裁缝，想到张爱玲在《我看苏青》那篇里提到过：“我们家的女佣，男人是个不成器的裁缝。”更旁证了张爱玲的女佣、户籍上的王阿秀，就是提供她这篇小说素材的人物。人海茫茫，这对母子后来下落如何？生于民国二十三年的王玉坤今年正好七十岁，他在哪里呢？

户籍誊抄员的毛笔字不但娟秀，简直是有书法底子的。上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



胡兰成在美丽园的户籍，原来是大西路三七九弄二十八号（大西路抗战胜利后一度改名为中正西路，一九四九年后改为延安西路）。但胡本人并无具名，户主胡春雨，便是他那比女儿还亲的侄女“青芸”了。胡兰成这样写青芸：

还有侄女青芸幼受后母虐待，后又三哥亡故，直留在祖母身边抚养，玉凤来时青芸还只八岁，也待她像妹妹，她叫玉凤六婶婶，其后青芸长成，还比亲生女儿孝顺。——《凤花啼鸟》

胡兰成投效汪政府后，频频来往南京、上海两地；一九四一

年他便将青芸和长子从家乡接来上海，落籍美丽园：

我在南京有官邸，但常住上海，侄女青芸已与阿启从胡村出来，上海家里即由她当家。南京惟一个月中去一二次。——《晓阴无赖》

美丽园二十八号并非胡兰成置购的产业，他是从方姓屋主租下二楼一层（包括两大房间和一亭子间）。几件不同年份的户籍，显示其后同住的人出出进进、来来往往，除了胡兰成的几个儿女（胡启、胡宁生、胡小芸、胡纪元），还有青芸的亲弟弟胡绍楠，而后她自己的儿女，以及胡的朋友斯家兄弟等等。胡兰成也提到过：

“至于战时（斯家）老五老四到上海，我几次赠资……”同时也不免成为外地来的亲友落脚处：

胡村人道路传说，只晓得我在外头做官，便有男女出来投奔，但他们多是不认得字，我只得到处介绍他们当事务员或杂役，或给路费叫他们回去。他们每来一伙人，就住在我上海家里，不管住得下住不下，说自己人地板上打铺亦可以，都是这样的不识起倒，使得青芸又无奈又好笑，但山乡人粗虽粗，也是有元气，我亦与青芸一样没有嫌憎他们之理。——《星辰尘俗》